



世界一讀一愛與愛情小說精縮

名著

名著

主编：赵沛林 杨傲多
编译：贺殿广 李 琨
高 飞 储常胜
高璐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著——世界一流作家经典爱情小说精缩/赵沛林 杨傲多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87-1686-6/Z·10

I. 名… II. ①赵…②杨… III. 言情—作品集—世界—精缩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4116 号

名 著

作 者: 赵沛林 杨傲多

责任编辑: 郭力家

责任校对: 白 莉

装帧设计: 老 家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43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686-6/Z·10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英国

- 《法国中尉的女人》·····约翰·福尔斯 / 1
《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 15
《德伯家的苔丝》·····托马斯·哈代 / 29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 / 45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 / 59
《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 / 73

美国

-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87
《永别了,武器》·····海明威 / 101
《飘》·····玛格丽特·米切尔 / 117
《红字》·····纳撒尼尔·霍桑 / 131

法国

- 《魔沼》·····乔治·桑 / 145
《瓦朗蒂娜》·····乔治·桑 / 161
《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 / 177
《保尔和薇吉妮》·····贝尔纳丹·德·圣比埃 / 191
《克莱芙王妃》·····拉法耶特夫人 / 207

-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 /221
《情感教育》……………居斯塔夫·福楼拜 /235
《幽谷百合》……………巴尔扎克 /251
《茶花女》……………小仲马 /267
《红与黑》……………司汤达 /283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阿尔弗莱·德·缪塞 /299

俄国

- 《贵族之家》……………屠格涅夫 /313
《春潮》……………屠格涅夫 /329
《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 /345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359

德国

- 《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373

日本

- 《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 /387

澳大利亚

- 《荆棘鸟》……………考琳·麦卡洛 /403

哥伦比亚

- 《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 /419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法国中尉的女人

[英] 约翰·福尔斯

【作者简介】

约翰·福尔斯（1926年—），英国小说家，出生于埃萨克斯的雷昂西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二战期间为躲避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举家迁到特摩尔南端德文郡的小村庄，那里神秘、美丽的大自然使他深为陶醉，并成为他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

1939年至1944年间，他在贝德福德学校学习法语和德语。毕业以后到皇家海军陆战队任中尉教官，在德文郡负责训练突击队。在此期间被送往爱丁堡大学进修，进修期满时正值二战结束，因此他并未领略到战争的严酷。

战后，福尔斯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和德国文学，颇为崇拜福楼拜及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加缪。195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动身前往法国，后又去希腊的一所中学教英语。希腊的自然风光和异国情调使福尔斯着迷，并鼓动他开始了文学创作。

1936年他发表处女作《收藏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两年后第二部作品《魔术师》出版，颇受广大读者的关注。

1969年，福尔斯推出他的另一部长篇力作《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举轰动文坛，奠定了他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

20世纪70、80年代福尔斯在文坛上仍然很活跃，先后发表了含有较多传统因素的《丹尼尔·马丁》，描写历史题材的《狂想》等作品。此外，还写了不少非文学作品，如《高论》（1964年），《树》和《史前巨石柱之谜》等。



【故事精华】

1876年3月末的一个上午，狂风怒号，侵入肌骨。在英国南部临海的莱姆码头上，却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顺着防波堤边走边谈。男青年名叫查尔斯，刚过32岁，是位从男爵，其父早逝。他的伯父非常喜欢他，这位年过半百但仍未婚娶的贵族决意将大笔财产留给查尔斯这个惟一的直系亲属。女青年叫欧内斯蒂娜，是伦敦城富裕布商弗里曼先生的独生女儿，她有着伊丽莎白时代的女子特征，小小的下巴，椭圆形的脸盘，娇弱得像朵紫罗兰。

两人新近刚刚订婚，欧内斯蒂娜与未婚夫从伦敦来到莱姆镇的特兰特姨妈家，为的是在这儿换换空气，保养好身体以不久以后结婚。

眼下，两人正顺着防波堤向前走着。突然他们看到在防波堤的尽头，一个女人站在一根系缆柱旁木然不动，只是向远方的大海眺望着。她周身着黑，风吹动着她的衣服。他们往前再走近一些，从侧面看清了她的面容，发现她的两眼正直勾勾地望着遥远的天际。

蓦地，一阵大风骤起，查尔斯连忙抱住欧内斯蒂娜的腰，惟恐她被吹倒。那女人扶在系缆柱上手握得更紧了。风势稍缓，查尔斯便立即走上前去，说他不能看她身处险境而不告诫一声。

她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或者说，查尔斯觉得是她盯了自己一眼。他对这第一次见面久久难以忘怀。难忘的并非是那张脸上意料之中的东西，而是意料之外的印象。那张脸不像欧内斯蒂娜的那么漂亮。不论什么时代，也不管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来衡量，都算不上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但那却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一张悲凉凄切的脸。

那张脸上所流露出的悲哀，正像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样，纯净自然，难以遮拦。那张脸上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没有歇斯底里，没有骗人的面具，更重要的是没有神经错乱的痕迹。查尔斯觉得那一眼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那女人默默不语，她回头看的时间充其量不过两三秒钟，随后便转过身，照旧盯着南方。

欧内斯蒂娜扯了扯查尔斯的袖子。他转过身，朝她耸耸肩，微笑一下，跟着她走了。快走出码头时，欧内斯蒂娜对查尔斯说，那个女人被本地人称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位可怜的悲剧人物，据说她爱上了一位法国中尉，可中尉却撇下她独自回国了，她天天站在那儿就是等着他归来。

查尔斯问没有人关心她吗？欧内斯蒂娜说她是波尔蒂尼夫人的下人，别的渔民都不理她，认为她有点神经错乱。他不再言语，可不知怎么心里却想着那个被遗弃的女人。

就在一年前，莱姆镇的牧师向波尔蒂尼夫人介绍一个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作她的秘书。他说莎拉原先在夏茅斯镇的塔尔博特船长家里作家庭教师。那年冬天，有3艘法国船只失事了，3个水手被夏茅斯的居民救了起来，两个是普通水手，一个是中尉，他的腿给撞伤了。船长是位海军军官，为人非常善良，便叫家人悉心照料那位中尉。由于莎拉会讲法语，便充任翻译，间或负责照料他的生活。

没想到，法国中尉骗取了莎拉的爱情，他的腿好以后便乘船回国了，临走还撒谎说他一回到家，便找条新船来接她并跟她结婚，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等待着。他一走，莎拉便向主人辞职了。她固执地认为法国中尉是个正人君子，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她没有工作，处境很困难。别人都把她看作堕落的女人，她患上了忧郁症。

牧师的这番话并没有使波尔蒂尼夫人动心，她平生最痛恨的就是伤风败俗的事。何况她生性又极为乖僻吝啬，仆人很少有在她家连续干上一周的。她有时也为自己的罪行担忧，害怕死后进不了天堂。牧师便利用她的这种心理，软硬兼施，说她如果收留莎拉，那么对于拯救她的灵魂将有极大的好处，况且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也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波尔蒂尼夫人考虑再三，为了来世自己的命运，便点头同意了。于是，莎拉便来到了莱姆镇，每天上午陪伴波尔蒂尼夫人，或读《圣经》，或者写信。下午便一人外出散步，到防波堤那儿去眺望大海。

查尔斯从防波堤回来后大约过了五六天，他觉得无所事事，便决定到附近康芒岭的安德克立夫山崖去寻找化石。查尔斯坚定地相信达尔文学说，



还在大学时就十分喜欢考古学。他一心想找到一种名叫海刺猬的化石，但始终未能如愿。

他沿着小溪的燧石层寻找，但除了发现一块漂亮的扇贝壳化石外一无所获。他继续往前走，上了一个高地。就在地下面，他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睡得很香。她的大衣敞开着，露出靛蓝上衣，上衣是棉布做的，领子是白色的。她的脸背着他，右胳膊伸向后面，像小孩子那样弯曲着。

查尔斯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抽身走开，免得让那女人看见。但他迟疑了一下，好奇心又驱使他向前挪动了几步，来到可以看清那女人面孔的地方。这时他才猛然发现，自己撞上的正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她的一些头发已经松散开来，遮住了半边脸。她的面容呈褐色，在阳光下看几乎是红色的，她的鼻梁挺直，眉毛粗浓。

对于这次意外的相遇，他感到精神恍惚，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同时，他心里也充满一种奇特的感觉。那并非是一种性感，而是一种兄弟情谊或父辈的情谊。他深信，这个可怜的人是无辜的，她被社会遗弃是不公正的。他想，她这样孤孤单单正是这种遗弃所造成的恶果。他不能想象：除绝望以外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将她驱逐到这种地方。

他看着她睡梦中温存的脸，带着一丝笑意。以前见过的那种悲怆的表情完全消失了。正当他弯着腰，侧着身细细端详的时候，她醒了。她猛地抬头向上一望，慌忙站了起来，披好大衣，回过头来望着他。

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她默默不语，一直那样惊奇地，慌乱地，略带羞涩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很漂亮，一对眸子黑黑的。他们就那样站着待了好几秒钟，似乎彼此都不理解。查尔斯终于镇定下来，找到合适的词儿：“实在太抱歉了。我无意间碰到了您。”说完后，便转身走开了。

此时，海面上很平静，在晚霞闪耀的黄昏中，到处是一片寂静，只有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声。

查尔斯从康芒岭回来，欧内斯蒂娜盘问他到哪儿去了，他并没有向她供认一切。他越来越觉得小他11岁的未婚妻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和他隔膜得远了。他认为她只是一个娇惯坏了的孩子，她永远无法了解他，她爱的只

是婚姻本身而不是他本人。当初她父亲就是看中他的贵族出身才同意把她嫁给他的。如今他常常感到不自由，不免有点腻烦起来。

“法国中尉的女人”越来越吸引查尔斯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心思已偏离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他又去了几次康芒岭，每次见到她，话语都不多。她的脸似乎既吸引他又拒绝他。她的那双眼睛大得出奇，好像既能看透一切，也能忍受一切。

他看出，她的眼睛里流露着智慧，流露着独立自主的精神。那双眼里有种东西默默地拒绝着任何怜悯，有种不容他人干预、保持自己人格的决心。他已经意识到，莎拉的内心深处比外表看来更聪慧，更有独立性。

最后一次见面时，莎拉有意避开他。她对他说，她的不好的名声会玷污了查尔斯的绅士名誉。查尔斯劝她不要有这种顾虑。他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并建议她改变一下环境，最好离开莱姆镇，他愿意提供帮助。

莎拉听后，走到山崖草地的边缘，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过了半晌，她才转过身来望着他，眼溜闪着奇异的光芒，对他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查尔斯耸耸肩膀，感到无可奈何。他诚恳地劝她不要把过去的事情看得太重，何必要自己折磨自己呢？难道是在等着那位法国中尉吗？他不相信她精神不正常，他对她的处境感到难过。

长时间的沉默后，莎拉急切地讲起来“世人都说我周围的人是善良、虔诚的基督徒，但照我看来，他们比最残酷的异教徒还残酷，比最愚蠢的动物还愚蠢。我并不甘心，我不相信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同情和怜悯，不相信就没有真正通达的人来理解我所忍受的东西，理解我为什么忍受这一切。还有，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我不该忍受那么多痛苦。”

她如此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大出查尔斯的意料，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莎拉转过脸去，稍微平静地说：“我惟一的幸福是在睡梦之中。我一醒来，恶梦便开始了。我好像被扔到荒岛上，被监禁，被判了死刑，而我自己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处在这个环境中，我渴望理解，但没有人能理解我。只有您能理解我，因为您见多识广，又受过教育，我愿把一年



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您。”说着她跪了下来。

查尔斯惊得目瞪口呆，他喊道：“伍德拉夫小姐。”同时慌忙用手把她扶起来。他的心脏激烈地跳动着。他接着说：“伍德拉夫小姐，我愿意听您讲述，我保证对您的事不过分责备。”

莎拉盯着大海，开始讲起来。她说：那个法国中尉叫瓦格纳。在他腿伤好了快要走的时候，他明确地表示了对我的爱，并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法国。他不断央求，想尽一切办法使我相信，他全部的幸福在于我跟他一起走，而且，我的幸福也在于此。关于我，他已了解很多，他知道我父亲怎样死在疯人院里，我是如何穷极潦倒，无依无靠，也知道几年来我是如何寂寞。”

说到这儿，莎拉转过身，看看查尔斯，继续说：“瓦格纳走了，到韦茅斯镇去乘船。他说他在那儿等我，我哭得泪人儿似的。我说我根本不会跟他去。但五天过后，孤独寂寞的情绪却攫取了我的心。我忍受不了了，便去找他。我到了韦茅斯镇，找到他说过的那个旅店，但发现那不是个正经地方。他和一个女人待在一起。虽然他见了我满脸堆笑，甜言蜜语，但我还是觉得，要是我不去，他既不会惊奇也不会悲伤。”

她停了片刻，接着说：“我看出他是个骗子。但我当时还是留下了，我绝望极了，便自己把身子给了他。我那样做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为的是可以让人们指着我的背说三道四，说我是法国中尉的娼妇。使我活下去的是我的耻辱，是我知道自己完全不同于其他女人。我将永远不会有孩子；不会有丈夫和家庭。我有时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侮辱也好，指桑骂槐也好，都不能动我一根毫毛。因为我已把它们都置之度外了。我一钱不值，只是个娼妇。”

莎拉讲完这些话满面通红，但查尔斯觉得那不是羞愧，而是一种热情，一种愤怒，一种鄙视。他下意识地站起身，在草地上静静朝前走了两步，看清了她的脸。看到她的两颊挂满泪水，他深受感动，心潮起伏。在内心深处已原谅了莎拉的不贞，他觉得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看看远处，在大海正南方的天际，一排云朵正冉冉升起，跃入他的眼帘。

一阵沉默过后，莎拉已平静下来，她半侧着脸说：“第二天，他找了个借口走了。一个月后，他来信说已经结婚了，还说自己是个不幸的丈夫。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给他回信时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这些话除了您我对谁也没有讲过。”

查尔斯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莱姆镇呢？莎拉回答离开这儿就意味着离开了耻辱，那她就完了。她注定要做一个孤独的人，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而这是她的正当权利，虽然结果可能是很苦的。她说这些时目光直率，声音里带着凄凉。

这使查尔斯暗暗惊奇，他发现莎拉有要求跟男人平等的思想，还不不仅是平等，而是一种亲近，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感情上的亲近呢。他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不同凡响的女人。他对她说：“我求您离开莱姆镇，到了一个新环境，周围是另外一些人，就再也不必要忧虑过去的那些事情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都可以帮助。”

莎拉低下了头，似乎落泪了，她问是否可以考虑一两天再回答，查尔斯心头涌起一丝胜利的喜悦，连说可以可以。

两人从山崖往回走的时候，查尔斯想到再也不能跟她见面了，心头不禁涌起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他既感到惘然，又感到欣慰。他是不会忘记她的，不忘记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他觉得莎拉身上有某种东西，一种对高尚事物的追求，对高尚事物的理解，这种东西使他深深为之着迷。

莎拉从康芒岭回来后的第三天，伯尔蒂尼夫人从管家那里得知她经常去那里，便怒气冲冲地把她解雇了。在伯尔蒂尼夫人看来，康芒岭是青年男女偷情的地方，是伤风败俗的同义词。莎拉离开女主人时头一次朝她笑了，虽然很含蓄，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她永远别想见到上帝，伯尔蒂尼夫人瞪大眼睛惊奇地望着她，似乎莎拉就是魔王撒旦前来讨债来了，她像个螃蟹似地挪动着身子，找到一把椅子，半真半假昏倒在上面。

莎拉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憔悴的面容，心如刀绞。



两分钟后，她在床边跪下，默默地流着眼泪，泪水簌簌地落在破旧的被子上。当晚，她给查尔斯写了一张便条，让他无论如何到海边山崖见她最后一面，然后离开了伯尔蒂尼夫人家。

查尔斯在前天把自己遭遇莎拉的情况告诉了格罗根医生，当然，他隐瞒了自己对她的感情。医生认为莎拉要么是一个不明类型的忧郁症患者，要么是一个向社会复仇的女人。他警告查尔斯不要堕入情网，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他还说准备派人找到莎拉，把她关进疯人院。

查尔斯觉得医生有点危言耸听了，良心使他无法听从他的建议。他收到莎拉要求见面的便条后，彻夜未眠。他痛感自己并不比一个鸚鵡螺化石具有更多的自由意志。他心情沉重，脸色严肃，最后终于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查尔斯来到海边的小谷仓，见到莎拉，对她说：镇上有人要把她送进疯人院去，无论如何她必须离开莱姆镇，让他来帮助她。莎拉听后满面通红，激动地望着他，眼中燃烧着烈火。他们两人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片刻，莎拉再也无力站稳，她瘫软地跪倒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去康芒岭是故意让人发现的。

他慢慢地伸出手，把她扶起来，两人痴痴地相互瞅着，像是着了魔。在查尔斯看来，她那双大大的，勾魂摄魄的眼睛真是令人神魂颠倒，这种美他还是头一次见到。他把她拉进怀里，他看到，随着她冲进他的怀抱，她那双眼睛也闭上了。随后，他也闭上了眼睛，找到了她的嘴唇。

分别时，查尔斯告诉莎拉，他会派人把她的行李送到埃克斯特车站去，他同时给了她足够的钱。在最后分手的时刻，查尔斯向她伸出手，小声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她握着他的手，抬起头来，正面看着他，眼里微微带着试探性的神色，似乎他应该认识某种东西，现在认识还为时未晚：一种他还没认识到的真理，一种高贵的激情，一种他没能理解的历史。她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讲，但同时又觉得，假如他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去理解的话她还是不说为好。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相互望了半晌。末了，他垂下头，放开了她的手。目送着她走远了。

几天后，莎拉到了埃克斯特，在恩迪科特旅馆住了下来，并托人把地址通知给了查尔斯。

这几天，查尔斯正在老家和伯父会面，伯父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温斯亚特庄园。查尔斯到那里后，伯父对他说自己要结婚了，查尔斯有可能丧失财产的继承权。他听了，心里不禁感到很怅惘，但随即又平静下来，他重新考虑了和欧内斯蒂娜的婚姻，觉得自己在经济上不免要仰人鼻息。

查尔斯回到莱姆镇，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了未婚妻，欧内斯蒂娜大为震惊，她暴跳如雷，喋喋不休地埋怨指责起伯父来。查尔斯总觉得她未摆脱世俗女人的秉性，觉得她身上有着布商女儿的痕迹，有着在买卖中失利的人的绝望，他好不容易才使她安静下来。

第二天，查尔斯赶回伦敦，把这个突然变故告知了他未来的岳父，弗里曼先生为长远打算，依旧承认他们的婚姻。但他要求查尔斯跟他一起经商，以便将来继承他的商业帝国。查尔斯深感经商不是自己兴趣所在，在那里也找寻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他那样做就将成为岳父的傀儡，但他还是答应考虑这个建议。

他乘车离开伦敦回到莱姆镇，一路上思索了许多问题。傍晚车到埃克斯特，他突然下了车，找到恩迪科特旅馆。

莎拉完全没想到他会不期而至，在他面前，她慌乱得无法遮拦，她哭泣着说：“我还以为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呢！”查尔斯无法告诉她，这句话正好道出了他同样的心思。过了一会儿，她用手帕轻轻地擦着脸，就在这当儿，他感到周身欲火燃烧，不能自己。

他陡然明白了，为什么她的面容总是叫他难以忘怀，为什么他急切地耀再次见到她。那是要占有她，要融化在她身上，要在她的身上、眼睛里燃烧，烧成灰烬。要将这种欲望抑制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几年，这倒还受得了，但永远抑住它，那除非海枯石烂。

她抬起头来望着他，眼里流露出等待的神色，尽管她怯生生的，但的确是在等待着，查尔斯感到一种神秘的感觉流遍他的全身，他的心在怦怦地跳，双手在瑟瑟发抖。他不知望了对方多长时间，似乎是很久很久，其



实不过三四秒钟。

他们两人的手动了起来，似乎是靠了神秘的灵感，他们的指头相互交叉在一起了。随后，查尔斯跪在地上，激动地搂住了她。他们的嘴碰到一起，动作之剧烈使他们自己都为之一惊。她把嘴唇转向一边，他热烈地吻着她的眼睛。接着，他的手碰到了她的头发，爱抚地摩挲着。

透过她那柔软的头发，他可以感觉到她那小巧的脑袋。他搂着她，透过薄薄的衣服感觉到了她的身体。她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腰，把他搂得紧紧的。他一动不动，觉得好像自己插上了翅膀，在柔和微风中急驰飞翔，像一个放假后获得自由的儿童，像一只山鹰在自由翱翔。

他抬起头来看看她，她的脸上一片狂热神色。两人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紧张，感到周身处在滚滚洪水中，眼看就要被洪水冲走。他拥抱着她，看见她的头躺在他的胳膊上，好像是晕过去了一般。他猛地抱起她，向卧室走去。

室外传来潺潺的雨声。他们两人静静地躺着，共同沉浸在欢乐里。查尔斯还同时感到一种恐惧，仿佛晴朗的天空里突然掉下一颗重磅炸弹，摧毁了城市，一切都夷为平地。一切的原则，一切的前途，一切的信仰，一切可尊敬的思想，都化为乌有。然而他却活了下来，躺在那儿愉快地享受着生命的喜悦。远处的暗影中，欧内斯蒂娜仿佛站在那儿悲伤地盯着他，弗里曼先生在打他的耳光。

他心想：真作孽，简直不可收拾。他对莎拉说，他比瓦格纳还坏，但他必经解除婚约。她轻声说：“我并不要求你做什么，既然我爱你，我的全部希望就是你的幸福，现在我知道了，你确实有过爱我的一天，任何想法我都忍受得了，惟有一样不能忍受，那就是想到你总有一天会死去。”他抬起头来，望着她。她的眼睛里含着微笑，对他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在精神上或心理上了解到，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这样亲近过。

查尔斯穿衣服时突然发现衬衫前摆上有一团红斑，他突然意识到，他占有的是一个处女。他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莎拉瞥了他一眼，说道：“当时我到了韦茅斯，发现瓦格纳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便马上走开了。”

查尔斯又问她，为什么要对他说自己曾经委身于瓦格纳。

莎拉望着他，她的两眼流露出以前那种鄙视一切的神色，不过，这种神色的后面隐藏着一种亲切感。她坚定地说：有一件事她并没欺骗他，就是她爱他，她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爱上了他。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受骗。欺骗他的是自己的孤独，或是愤恨，嫉妒，她自己也说不清，然而她不会再打扰他了。

查尔斯离开旅馆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波动，终于决心解除与欧内斯蒂娜的婚姻，与莎拉一同漂泊、永不分离。可是，当他和欧内斯蒂决裂，重新回到旅馆向莎拉求婚时，她却无影无踪了。查尔斯决心找到她，他在本国遍寻无着，便决定出国寻觅。这时他已失去了荣誉和地位，又遭到弗里曼先生报复，为社会所抛弃。

为了寻找心中的莎拉，他几乎走遍欧洲所有的城市，最后到了美国。在初到美国的日子，他多次突然止住步子，呆望着某个女子的褐色头发，呆望着某个女子活泼的走路姿势，呆望着某个身影，这些都令他想起莎拉。

15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查尔斯在大街上散步归来回到旅馆，一封电报在等着他，电报上写着“莎拉在伦敦。”他读完后把脸转向了一边。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其间……他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两眼发直，也不知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不知怎的，他觉得眼睛酸痛，噙满了泪水。

他马上乘船回国，在伦敦的一个著名画家罗萨蒂家里，他终于见着了莎拉。她身穿全套新女性服装，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他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当年奇怪地颠倒了。听了查尔斯那700多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经历，莎拉向他表示歉意，她并不想把他弄成这个样子，她承认当时她仿佛被一种疯狂所支配，滥用了他的信赖和慷慨。

不过，她仍然认为她毁掉了他们之间已经开始的东西是正确换。查尔斯怀疑他们之间有了第三者。她承认了，但她说那并不是他所认为的第三者，她已习惯了孤寂，并十分珍视它。她不想让别人分享她的生活。她承认查尔斯很宽厚，但她是难以被别人理解的，就连她自己也难以理解自己。她相信她的幸福有赖于这种对自己的不理解状况。